

隐泉巷、隐泉东斋与孙锵鸣故居

■俞海



隐泉东斋西边门(今大沙堤89号)

从《孙锵鸣年谱》说起

温州文史界前辈胡珠生先生撰写的《孙锵鸣年谱》中,有几段关于孙锵鸣故居的记载(见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温州文献丛书》首集《孙锵鸣集》第719页附录),引起了我的兴趣。

其一:“同治元年(1862),壬戌,四十六岁。是年,谱主父母及三弟嘉言均住瑞安城内水心殿许宅屋。《宣谱》”

《宣谱》指的是孙宣编的《孙锵鸣年谱》。孙宣(1896—1944),谱名延晟,字公达,号朱庐。孙锵鸣之孙,孙诒揆的次子。承家学,能文章,1917年游京师,受聘北京大学,曾协助蔡元培整理《越缦堂日记》。1919年秋,随徐树铮出使库伦,收复外蒙。1929年应邀出任黑龙江修志局协修。著有《朱庐文钞》《朱庐笔记》《孙宣日记》等。

其二:“同治九年(1870),庚午,五十四岁。余自乱后入城,再三迁徙,己巳、庚午间就居望江桥东,与薛君丛生邻,一墙之隔耳。《薛丛生七十寿序》”

引文中的“乱”指的是发生于清咸(丰)同(治)之间的平阳金钱会起义。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金钱会会首潘英、郑禹云等率会众千余人,焚劫瑞安潘墟时任任读学士的孙锵鸣家,“家资及御赐物顷刻皆尽”(见黄体芳《钱虬援书》)。九月,赵起、蔡华等率部袭破郡城,劫印信,守令皆出。“衣言奉父母避寇永嘉之孙坑”(见孙衣言《显考行述》《逊学斋诗续钞》)。后来,孙锵鸣为剿灭金钱会一事受到同僚的指责排挤,并因此罢官,于同治三年(1864)八月,奔母丧回到瑞安(见《年谱·同治三年条》)。

其三:“同治十年,辛未(1871),五十五岁。春,迁居隐泉街。《宣谱》”

由此得知,孙锵鸣于1864年,因平阳金钱会一事被罢官回到瑞安,曾在水心殿许家屋住过。1870年,搬住南门望江桥的东面,与薛丛生家为邻,并在次年春天,迁居隐泉街。

隐泉街在哪里

我生也晚,未听说过瑞安有什么隐泉

街,现在的瑞安地名中,亦查无此名。几经检索,终于在民国《瑞安县志稿》中找到了答案。

民国《瑞安县志稿·卷十六》载:“五显庙巷:嘉庆志在县治后横巷,旧名隐泉巷,或饮泉巷、应泉巷。自道院前西首横通五显庙前街。”

五显庙前街即今忠义街,后曾改名为公园路,现已恢复旧名,并改造为忠义街历史文化街区仿古步行街。五显庙巷,现名城巾巷,在道院前街北面,今城关一中西侧。

孙锵鸣故居在隐泉街,这还在《孙锵鸣年谱》中找到了旁证。

谱载:“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五十六岁。六月十九日,于小簪处得《岐海琐谈》一至四卷,复囑老友柳云东录而藏之。所写《岐海琐谈跋》,自署隐泉止叟。”

又载:“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五十七岁。二月九日,撰写《鹤阳谢氏家集跋》,下署‘书于隐泉东斋’。”

由此可知,隐泉东斋者,亦即孙锵鸣在隐泉巷之故居也。

此外,上文中提到的孙宣,他在《海日楼遗集》(现温州博物馆藏有抄本)中的跋三后面,也自署“写于隐泉书屋”。

可见民国以前的瑞安,确有一条名不见经传的隐泉街(或隐泉巷),它是孙锵鸣以及他的后裔们居住和写作之处。隐泉街的位置就在道院前街至忠义街之间,长春道院之西,大沙堤之东。这条小街的西边不远处,便是孙氏生前心爱的藏书之所——海日楼。

海日楼遗址

海日楼,是瑞安晚清著名藏书楼之一,它和玉海楼齐名,藏书以宋麻沙本《名臣言行录》为最著名。然而纵观胡老前辈的《孙锵鸣年谱》全文,却未见有关兴建藏书楼的记载,在孙宣编撰的《海日楼遗集》的序和跋中,也未看到有关海日楼建筑相关的叙述,这说明海日楼只是孙锵鸣对故居某一部分的冠名,并非单独的建筑。孙锵鸣去世后,海日楼疏于管理,藏书日渐散失。孙宣曾在《宜楼日记》中提及此事:

“民国二十一年(1932)十一月十七

日。上午过公范家。下午登海日楼检阅藏书,囊败殆尽,可长谓(叹)也!”

“十九日,下午育之、演侄来,偕诣西园久谈。近日为海日楼藏书费口舌,此书终为他人有耳,可慨也!夜校《水心集》。”

孙宣可谓有先见之明者,十年后,在孙公范家西园近处的海日楼,毁于抗日战火。

据民国《瑞安县志稿·古迹门》载:“海日楼,在大沙堤。清孙锵鸣藏书处,民国三十一年(1942)‘七·一三’事变被炸,书付一炬,今盖无存矣。”

笔者此生有幸,于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冬,随父母自海安迁住孙公范家毗邻的大沙堤103号(今大沙堤89号)孙家旧宅。根据我市文史研究者王兴雨先生回忆,此屋曾是他外公孙公权的住处。故此得以亲眼目睹海日楼和孙氏故居被日寇炸毁后的惨况。

孙公权,孙锵鸣之孙,孙诒泽长子。孙公范,孙诒泽四子,擅书法。孙公达即孙宣,是孙诒揆次子。他们都是孙家延字辈的人,也是孙氏故居的合法继承人。

当时,笔者住宅门口的南面和西面全是被炸后的废墟,瑞安人叫“炸坦”。大沙堤西面的“炸坦”,一直延伸到小沙巷黄绍基宅门口的水井边,废墟上的瓦砾堆积如小山,引来不少人前来淘“宝”,也是“兑糖客”们经常光顾的地方。笔者就读东北小学和瑞安附小(现为瑞安市实验小学)时,出门上学或放学回家,都要经过这些高过头顶的瓦砾滩(堆),也时常与伙伴在瓦砾滩上奔跑玩耍,寻找一些旧铜板和废铜烂铁,卖给兑糖客兑糖吃,并以此为乐。

隐泉东斋与孙锵鸣故居

记得海日楼废墟中,曾经有过一口古井,上辈人叫它“隐井”,说是孙家屋内自用的水井。其实,这是隐泉巷地下众多隐泉的出口之一,它既是“隐泉”,也是“饮泉”。后来,这口水井经过人们的不断疏浚清理,成为上世纪五十年代附近居民的一处重要水源。每当清晨,周围的担水客、洗衣妇络绎不绝于此,井边水声笑声,此起彼落,热闹非凡。当年,笔者兄弟曾多次下井清浚污泥砖块,为维护这口水井的清洁可用,不遗余力。也曾将此井当作自家的冰箱使用,夏天把西瓜贮藏在内,隔日取出享用。至于在井边洗衣洗脸刷牙,更是家常便饭。

并边这幢孙家老宅,是一座五开间带左右轩和后楼轩的二进合院,我家人住此屋时,西半座还住着孙锵鸣第六房孙延炯的后裔。其时,南面的大门和出入通道早已被瓦砾堆和杂草淹没,无法使用,正屋道坦的南面院墙,只剩下一座嵌“福”字的影壁还算完好。我们和孙家后裔只得另辟西边门作为日常出入之用。

老宅的建筑亦颇具特色,它的正屋比一般五间老屋要高大许多,中堂面阔近六米,进深也六米有余,配有雕花屏门六扇,梁粗栋壮。正屋南面道坦青砖铺地,中嵌方石。前轩和正屋原有走廊相通,雨天来往无须打伞。后轩楼窗为活动格子花窗,窗下有栏槛可倚坐。上世纪五十年代时,还时见一对菜花大蛇出没于楼层屋脊。它位于“隐泉”之东,且与海日楼相通,是名副其实的“隐泉东斋”。

综观“天下翰林皆后辈,朝中宰相两门生”的孙锵鸣一生,妻妾成群,子女众多,所置房产不止一处。但是,真正称得上孙锵鸣故居的,恐怕只有这座大沙堤89号的孙家老宅——隐泉东斋。它经历百年沧桑巨变,保留尚算完整,如今已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瑞安历史文化的见证者。

瑞安市马屿镇鹤屿村,在上世纪90年代前,每年暮春都有大半个月过着“不夜村”的热闹而繁忙的生活。该村地处飞云江中游南侧鹤屿山之阳、曹村港两岸的天井垟,有天然的暖水田,是繁殖绿萍萍种的宝地。历史上每年清明后的大半个月,全村每天要分批接待前来采购萍种的来宾。白天,村口里巷、大路河道、船来人往,熙熙攘攘;上半夜唱词做戏、摊贩云集;下半夜田间阡陌,灯火星星点点,映照成群来宾灌水捞萍。其热闹盛况不逊于逢年过节,正是“不夜村”的真实写照。

不过,这种持续数百年的农事,从上世纪90年代起开始逐渐淡化,如今只留在历史的记忆里,唯有父老们还经常谈论记挂着……



绿萍

“不夜村”繁忙夜景

笔者曾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幸下乡到鹤屿了解农村俱乐部(农民的群众文化组织)文化活动情况,并观看文艺演出,住在当地文艺骨干的家里,亲身体验过不夜村的不夜生活。也知道每年农历三月的大半个月里,是该村开展文艺活动最多的时段之一。每晚都有俱乐部的文艺积极分子演出自编自导的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

邻近的大坑村,也是萍种繁殖地,大坑农民剧团历史悠久,素有“大坑班,戏笼自担担”的说法,是这里文化活动的老主顾。此外,还聘请专业的鼓词艺人和戏曲剧团,来村轮流演出。周围摆摊做生意的小贩们前来助兴,排场的确超过“会市”(庙会、集市)。而上半夜的文艺演出还只是“不夜村”的序幕,到下半夜,四周田垟里灯笼密布,只见农民和来宾们一起下田灌水、捞取绿萍,匆匆装到大萍箩里,挑到埭头装船,先后驶出村头,把绿萍赶紧运回本村在水田里放养。整个村庄沿曹村港的河道上,人声鼎沸,船只争流。这才是“不夜村”美丽而繁忙夜景的高潮。

鹤屿村的绿萍被客人们漏夜捞回去派什么用场呢?原来我们浙南农村历史上一直有用“绿肥”弥补牲畜粪肥不足的耕种习惯。绿肥中有苜蓿、紫云英、田菁等。但以上这些绿肥,农民嫌它要占用土地,所以耕地不足的浙南种植不多。而有一种绿肥可与水稻共生,生长在稻禾下面的淤泥水面,名叫绿萍(方言把“萍”字读如“瓢”,植物学名叫“满江红”),每隔两三天给绿萍散放些烂肥,到水稻旺长时,便会自己腐烂、下沉变泥,既为水稻提供长效的多种元素的有机肥料,又能遮住水田里萍下面的杂草,使它得不到阳光的照射而“闷”死,还使田里土壤疏松,增加腐殖质,提升“田骨”的质量,节省农民耘田除草的功夫,是一举多得的好绿肥,所以很受浙南农民喜爱。

来鹤屿捞绿萍的来宾,是要向鹤屿村的养萍户付钱的,运回去先在自己村里繁殖,当“萍种”,养了大半个月,便会扩大面积五六倍,可以使所有水稻田都养满厚厚一层绿萍,等到“倒萍”腐烂时,为水稻生长提供养料,丰收就有指望。常言道:“水稻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上面说的“不夜村”,是因为捞萍种必须在下半夜迅速地捞起萍种,不使它离开水面堆积受压太久。所以要抓紧时间抢运回村,趁天亮前铺进水田里,可安稳地生长繁殖。这就是鹤屿村“不夜村”的由来。

“不夜村”热闹背后的辛劳

上面讲到,鹤屿村的萍种被买主运到自己村里繁殖回来后,到端午节后就会自己腐烂肥田。那么第二年春天鹤屿村的萍种又是从哪里来呢?

原来,聪明的鹤屿村一带的农民祖先在数百年前就发现:平原地区的绿萍在夏天经不住高温和太阳的暴晒而腐烂,却在山区北向的冷水田里还留有一些萍种会生存下来。农民们经过对各地冷水田采集的萍种多年试养后,知道平阳腾蛟黄岩山和闽东霞浦塘头牛角田等地山区冷水田里残存的萍种抗寒能力和质量最好,可以过冬养护,来年繁殖力最强,便每年在深秋时,由数位有经验的老农民带领后生前往以上冷水田边,凭肉眼去选择采集萍种,每块田里只能采到几钱(一钱等于3.125克)萍种,便细心地用湿布上下垫、盖好,放在透气的竹篮子里星夜送到潘岱、丽岙等山边租用的暖水田事先精心做

好的“萍湖田”里圈(用稻草一格格地分开、隔离)养越冬。越冬的二三个月中,由专人看管。每天要数次到田头观察每格圈养的萍种生长情况,及时剔除淘汰残缺、不健康的部分。如遇下雪,尤其是下雪霰子,要抢先搭棚遮挡;如遇阵风将萍种刮集到田角,要立即推平分散,不使挤压。时时注意田水的深浅,既不能使水平面太高,令萍根够不着泥土,又不能太浅,使叶沾着泥糊。

鹤屿人祖先还积累一套自制养萍的专用工具,如:萍籰(运萍用)、萍推(平板有柄,推萍用)、萍拍(同竹梢合成,如大的苍蝇拍)等。特别是“萍饭”(萍的肥料,在一年前就把猪牛粪烂肥堆积好,促使发酵,中间翻晒数次,碾细成粉状,施在萍叶上)的制作、施肥方法都有一套成熟的经验。

萍种在暖水田越冬后,鹤屿人祖先们获知鹤屿当地的田水温度较高,正适宜越冬萍种生长,便在立春后把增殖近10倍的萍种移回村内水田放养。到清明前后,又增殖数10倍,便可以出售到其他地方继续放养了。那么在萍种运回鹤屿村放养到出售的的二个月中,全村人几乎全部参与该项工作,这个时候正是春寒料峭、冷暖不定的气候,对绿萍养护更须付出心血(经验、知识)和辛劳。正是这些付出才换来清明前后半个多月的出售萍种的新年第一批收获。

“不夜村”的第二站

如果说鹤屿村是浙南养绿萍第一站的话,那么瑞安飞云江南岸的孙桥村便是第二站了。稍后半个月的谷雨前后,与鹤屿村一样,孙桥村成为第二个“不夜村”。数百年来,孙桥村的萍农,接过鹤屿的养萍接力棒,他们是清明时去鹤屿购买萍种的主要顾客之一。按照事先预订的鹤屿养萍户的萍种生长情况,他们按时来鹤屿运回萍种,先在自己的“萍湖田”里圈养,这时气温比清明时又提升数度,更适宜绿萍生长繁殖,所以孙桥的绿萍在谷雨前后大量向万全垟、平阳鳌江流域,瑞安飞云江以北地区转移。那几天村里的情况又是上文写到的鹤屿村的“不夜村”的再版,故称之为“第二站”。

出售萍种同样也是孙桥农民的主要收入之一。新中国成立前《浙江建设月刊》7卷4期,胡文度《瑞安一、二区农村概况调查》(鹤屿村、孙桥村,民国二十年即1931年,均属南岸第二区)载:“自耕农种田20亩、买入萍种20元,自养15亩,繁殖后出售120担,收入60元;半自耕农种田14亩,买入萍种10元,自养10亩,繁殖后出售80担,收入40元;佃农种田15亩,买入萍种8元,自养8亩,繁殖后出售40担,收入25元。”可见当时购买萍种支出各占早稻肥料支出的40%—53%,占其全年生产总成本的22%—25%,而出售萍种收入为购买萍种的3—4倍,超过早稻肥料全部支出,又占全年生产总成本的66%—128%。

又据1960年瑞安县农业局调查估算,全县40万亩稻田养萍,“倒萍”(萍腐烂)后,光氮肥一项就相当于1240万斤标准氮肥。可见绿萍对水稻田肥料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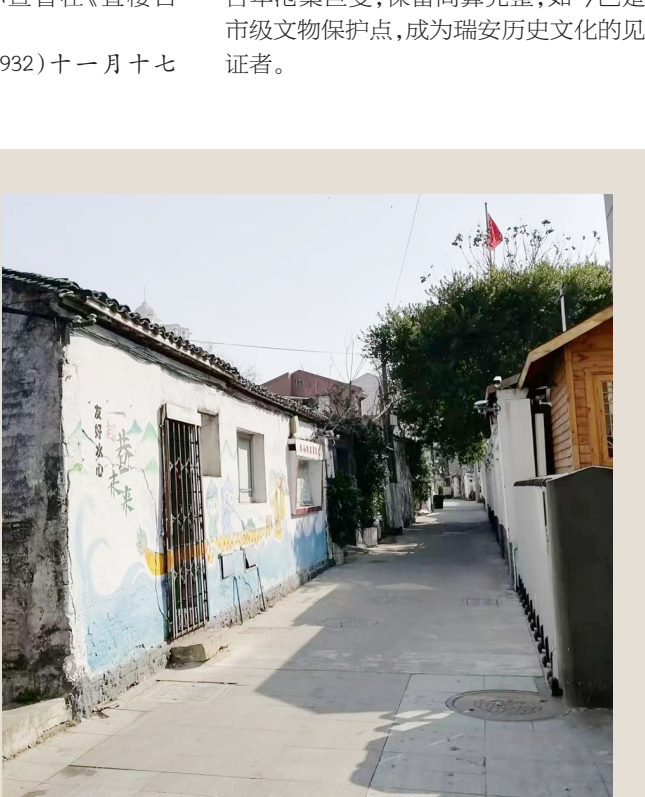
上世纪90年代浙南水稻化肥用量大增,绿肥面积逐年减少,新一代农民对养萍技术逐渐陌生,水稻养萍不断淡化,到21世纪初,几乎绝种。但绿肥在浙南水稻种植历史上的“功劳和贡献”仍未为老农民们所遗忘。在当前提倡新质生产力,追求稻米的质量与对人民健康的新理念大背景下,重新对绿肥的认识和研究,似乎尚不能完全被抛弃。或许后人还会从中得到启发。

鹤屿村，曾经的『不夜村』

■宋维远



隐泉巷(今城中巷)忠义街出口处



望江桥东孙锵鸣旧居处,今西小街口